

群众出版社

# 石榴

景文周 著

一面当代教育的镜子

一曲优秀教师的悲歌

群众出版社

周文景 著

# 石榴石

#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石榴 / 景文周著. —北京: 群众出版社, 2006.6

ISBN 7-5014-3738-6

I. 石… II. 景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48941 号

## 石 榴

---

著 者: 景文周

责任编辑: 连玉泉

封面设计: 董 睿

责任印制: 连 生

---

出版发行: 群众出版社 电话: (010) 52173000 转

地 址: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

邮 编: 100078

网 址: www.qzcb.com

信 箱: qzs@qzcb.com

印 刷: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---

开 本: 787 × 1092 毫米 16 开本

字 数: 299 千字

印 张: 20.5

版 次: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-5014-3738-6 / 1 · 1570

印 数: 0001—5000 册

定 价: 28.00 元

---

群众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群众版图书,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。

## 内 容 简 介

一个酷爱打扮、沉迷于网吧的少女，一个疯狂于霸道野蛮的公子，关联着一个班级的荣辱；面对丈夫的精神失常，父亲的年迈偏瘫，儿子无人照管，晋升不随人意，家庭和学校的矛盾，主人公选择了在荣辱里挣揣；身为省刊总编，拥有豪宅高薪，缘何十八年空守孤独？

一幅幅社会变态图，透视出现代人生活的浮躁；一个个催人泪下的故事，讴歌着正义的神圣与坦白……



犹如在海风吹拂下，正在退潮的海滩上，海水从岩石缝里从沙砾堆里从地底下无休止地涌出来冒出来，吹着泡泡，翻着滚子，拥着挤着沙沙簌簌流开来散开去，噗噗噗，啦啦啦，咕嘟咕嘟咕嘟，如同从佛国深山名刹传出的梵唱，又似酣睡的老人“唔哩哇啦”发出的呓语。

鸟儿也醒了。勤劳的鸟爸爸们扑棱棱扑棱棱从巢里飞起，旋身腾入空中，啾啾叫着，到远方的海面上觅食去了。雏鸟们在鸟妈妈的喋喋不休里，啾啾啾啾、唧灵儿唧灵儿叫着。一只硕大的海鸟呼扇着长长的翅膀划破蓝天，掠过水面，刷一个猛扎，从水中衔出一条小鱼，得意扬扬地贴着水面滑行，像一只轻灵流动的舢舨。是信天翁，还是剪嘴鸥？还有军舰鸟，一只，两只，在低空盘旋着，伺机掠夺鲣鸟辛辛苦苦觅来的食物。这些海盗鸟！啾儿啾儿，唧灵儿唧灵儿，呀呀呀，啾啾啾……鸟声淹没了风声，淹没了水声，淹没了大海退潮的波涛声。

天大亮了。

林砾的眼前，一轮红日跳跃着从佛国的东海面上冉冉升起，霞光映照着海水退去后的沙滩，粼粼烁烁，耀眼眩目。在风吹鸟鸣水流涛退的大合奏里，管弦丝竹，笛笙琴筝也变幻着舒缓悠扬虚无朦胧的乐章，同大自然的天籁之声混合交融，舒缓里透出刚毅，悠扬中蕴着清灵，如同注射过一支特效强力镇静剂，使浮躁不安的心情瞬间归于宁静。那是人与自然的完美结合……

红！电视屏幕上出现一团红。红光涌动着刘巧燕那白皙柔美的

躯体，仿佛从佛国升腾起的一团光，照亮了林砾，照亮了所有修炼瑜伽的学员们。

林砾轻灵地站着，静静等待着。随着轻音乐的自然流淌，随着刘巧燕的舒展闪转，林砾很快融进了修炼瑜伽的节拍里。

两个太阳同时升起。

阳光、佛光照彻了十几平米的客厅。

挺胸，收腹，伸臂，曲腿，勾脚，仰首，整个动作完成的时候，林砾已如一只银燕展翅欲飞了。这只燕子，乳白色紧身运动衣裹着那并不丰满圆润的臀部和胸部，轻灵得好像抽干了脂膏的蝴蝶标本，松松垮垮地褶皱进皮肤的叠层里，与荧屏上飞动的刘巧燕相比，略显出些许的笨拙与幼稚。

红光升腾，映着阳台上那盆翠色欲流的石榴树，把那绿丛中几颗透着红的石榴娃映得如同一团火。

荧屏上的画面闪动着变幻着，大自然的天籁之声时而高亢，时而低沉，时而婉转，时而奔放，林砾完全沉浸进了大自然那迷醉的境界里。收腿，并拢，双手合掌，高举，燕子幻化成了一枝竹笋，抑或说是一尊木雕，定定地立在佛光普照中。乳白色紧身运动衣裹挟着轻灵干瘦的躯体，衬托出那略带椭圆型脸庞的白皙，加上她那双的确大的深潭似的明眸，透影出肥胖时代少有的苗条。

风声水声人语鸟鸣伴随着轻音乐同时隐没于大海的波涛声中。

林砾修炼完瑜伽的所有动作，来不及早餐，就钻进卧室梳妆起来。她往刚修剪过的头发上喷了发胶，往脖项里、衣服上洒了香水，还特意涂了几笔淡淡的唇彩，然后挑选一套水青色套裙穿好，配上那苗条轻灵的身姿，俨若刚出浴的一条美人鱼。

林砾很少认真打扮过自己了。过去是没有心情，现在是过了年龄，四十来岁的人了，还能跟二十来岁的姑娘相比？况且，人的美丑并不全在打扮，骆驼祥子的老婆虎妞再打扮也美丽不到哪儿去，反之，你的气质好，长得漂亮，不打扮照样动人。林砾属于后者。不打扮并不等于不爱美，林砾很爱美，爱美的事物，美的环境，美的服装，当然更爱美的作品，美的人物。

林砾挎上那只常背的黑色坤包，轻轻盈盈走下楼去。一个小时

的晨练，沉积体内的污气、浊气排解净尽，沐浴着早晨初升的太阳，她的心中仿佛也升腾起一团光环。难得一个快乐的日子，她们班的那项活动今天要被电视台录拍，还能不着意修饰一下？林琢将所有的喜悦都融进了那轻盈的步子里，踏着未晞的晨露，很快来到了实验中学。

林老师好！

还未走进校门，对面过来的两位女教师便同林琢搭上了话。

林老师这身套裙真漂亮！

校门敞开着，门两旁肉红色大理石立柱上方那两只巨手，像是在拥抱自己的情人，将所有进校者都揽进怀里。两手中间，“热烈欢度第二个教师节”的横幅招人眼目。人们穿行于横幅之下。学生们的车铃声，老师的招呼问好声，门卫对家长和外人的阻止声，一阵接一阵。

林琢走进校园。

校园内很干净，中央广场上的喷泉正向上猛烈地喷着水柱，忽高忽低，忽缓忽骤，在阳光映照下，散开的水花如万斛晶莹的珍珠撒落下来。广场正面的镜屏山前，进校的师生正对着那高高的镜屏整理衣容。林琢也走了过去，对着镜屏看了几眼，轻轻拂了拂额前的刘海，转首走向办公楼。

办公楼在校园的东侧，后边，是一排四幢学生公寓。楼前，面对着校内三大景观的丘陵花园。虽是初秋，月季仍尽情地吐着芬芳；还有大丽花、鸡冠花，昂首向上，开得正美。菊花一片葱翠，在耐着性子等待绽放的时光。花园东侧路边的那行苹果树，青中透白的果实缀满枝头。还有石榴，花园、果园南北两端的石榴树，虽失去了夏季火样的热烈，那万绿丛中已经长大的石榴却烁烁可见。办公楼呈“凹”形，高三层，为传统混砖起脊建筑，和校园西侧的那栋综合楼遥相呼应。办公楼前的公示栏内，用粉笔工整地写着：

上午十点电视台来我校录拍节目，有节目的班级请做好准备。

林琢看了一眼公示，转身向教室走去。

初二（3）班教室在教学大楼三楼西部。

教学大楼处在学校的中心位置，正前面是中心广场、花园、果园三大景观，后面是操场。教学大楼并排，东为科技馆，西为图书

馆。大楼呈“一”字形，东西一百多米，高七层。房顶红黄色的老式机瓦在周围绿色的环抱中，宛若一片彤云。

穿过办公楼北边的横道，转眼工夫，便上了三楼。林琳走进教室，正在谈笑聊闹的学生马上停了下来。少顷，静下来的学生又哗一下笑开了。林琳站在教室门口茫然不知所措。坐在教室前排的一个女生站起来说：老师，你头上有片树叶。林琳一摸，头顶果然有片小小的黄叶。

林琳将树叶摘下来，也不由得笑了。

诸位诸位，差点忘了一件大事。省城《时代教育》总编辑上官智一踏进编辑部，就对着几个编辑嚷起来。昨天下午就打算讲的，一篇稿子给搅了，早上才又想起来，我这记性，真是。

老编辑温习问：是不是 12 期稿子的事？

今天几号？上官智没接温习的茬。

9月 10 日，星期五。哦，今天是教师节呀！青年女编辑夏筠叫起来。

还是小夏有悟性。上官智坐下来说。

是呀，今天是第二个教师节！温习也说。

对了，正是第二个教师节，才显得重要。上官智说。搞活动已经来不及了，咱是不是给有关学校打个电话，口头祝贺一下嘛！

得打个电话，感情沟通嘛！温习也认真起来。

要打现在就打，那么多学校，太晚肯定打不完。夏筠说。

找重点，咱分头分片联系，主要是祝贺，顺便也可提提征订。上官智吩咐。之后，按编辑部现有人数，给每人划分了联系范围，接着分头行动起来。

林琳刚从教室出来，在楼下碰上了刘乐乐的班主任孙逊。

这几天一直想找你问问。刘乐乐怎么样啊？林琳问孙逊。

林老师的公子还会有错？孙逊拉林琳往果园边的石榴树旁站了站，就说起了刘乐乐。刘乐乐很听话，也懂事，语文成绩特棒，前天我在办公室问他，后边的古诗他都已经会背了……

几个学生从她俩跟前跑过。

林砾说：小孙，你得管紧点，乐乐交给你了，该批就批，该吵就吵，别迁就他。

孙逊说：我还敢吵哇？我们班好学生本来就少，像刘乐乐都是我的掌上明珠了。不过，乐乐的性格有些内向，不太跟同学合群。

林砾说：那都是受他爸的影响，就那么个家庭，也没辙了，你慢慢扭转吧，性格改过来我请客。

当真？那我可要动手了。

一言为定。

不过，你得给他些充裕的时间，别把他每天都关在屋里。我认为，乐乐受你的影响更大。孙逊说得很直。

有道理。林砾坦白地说。总怕自己的孩子学得少，所以对他管得相对严了些。

何止严了些？乐乐跟我说，一个暑假你一共让他出去了两个半天，怎么不孤独不内向呢？要是能给乐乐些自由时间，让他也和社会接触接触，他的性格肯定能改过来。孙逊望着林砾说。对不起，鲁班门前耍斧了，请谅，请谅！

林砾的心里咯噔一动，没想到一向勤奋听话的乐乐内心还有那么多的苦衷。那些话，她可从未听乐乐说过。一个人性格的形成，初中是关键。她可不想让儿子孤独地只身奋斗，必须让乐乐融进社会，融进集体的大圈子中去。林砾觉得脸上有些发烧。一个拥有十八年教龄的中年教师，在对待孩子的问题上，真的还不如年轻人。她沉思了片刻，望着孙逊说：听君一番话，胜读十年书。谢谢你小孙。放心，在教育乐乐的问题上，你怎么吩咐，我怎么执行，保证跟你密切配合。

孙逊笑了：林老师过谦了，我哪敢吩咐林老师呀！我是把乐乐当成自己的小弟弟了。

要的就是你这句话。林砾拍了一下孙逊的肩说，这客我请定了。

又几个人从她们跟前走过。

石榴树上，隐藏于青绿中的石榴娃好像听懂了什么似的，荡在枝头乐呵呵地笑着。校园里一派绚丽，喷水池喷起的水花溅得石榴树上鲜亮亮的……

安排布置完当天的工作，周子敬在转椅上坐下来，顺手拿起杯子接满了水，然后打开记事本，望着那密密麻麻的工作安排，说不清是喜悦还是悲哀。他太累了，一个当了三十年校长的老教育工作者，终日忙碌于这烦杂的琐事与会见、接待、招待之中，终日徘徊在这偌大的一片校园内，连读书看报的时间都很难挤出，怎么不累不烦呢？累也得干，烦也得干，因为你是共产党的干部。共产党的干部值钱，别看一个小小的校长，你不干就有人挤破头干。干才有收获，干才有荣耀，那一大堆市级、省级、国家级的荣誉证书，那门庭若市的来访者、说情者、送礼者，不都是干出来的吗？不信你当个普通教师试试，就啃你那每月千把元工资去吧，所以得干，累死也得干，烦死也得干。三十多年的教育管理，周子敬悟出的大抵就是这些。其实，连这些他也懒得悟了。人老了，该退了，悟又怎么样，干又怎么样，荣耀又怎么样？保住位置再晃几年罢了，他不想再累了。可不累能行吗？就说这教师节，教师要福利，学校要庆祝，上面要检查，记者要采访，电视台要录像，你不管让谁管，你不累让谁累，你不烦让谁烦？管得有功，累得实惠，烦得有价值，这不就是当今社会的价值观吗？你再有能力，没人用你，没人睬你，即使是黄金，憋在墙角发霉去吧！

周校长，电话。周子敬正捧着杯子胡思乱想，电话呼叫他了。

放下杯子接电话。

喂，平原实验中学。你哪位？噢，上官总编哪，有何吩咐？

上官智在电话里说：今天不是教师节吗，我代表《时代教育》向你和全体教师祝福，祝大家节日愉快，工作顺利，生活吉祥！

周子敬说：谢谢总编关心，请总编对我们的工作多多指导，欢迎到实验中学做客！

电话里说：真的很想到贵校学习学习。明年吧，明年我过去一趟，对你们采访报道一下，怎么样？

随时欢迎，随时欢迎！

电话挂了。

刚挂上的电话又响了起来。周子敬再次拿起电话。

喂，周校长吧！电话里有点急。我是县委办公室。周校长，你立即准备一下，书记、县长过去慰问教师，还要开个教师代表会。

你先安排安排。一二十个人就行，马上出发。

形式！

挂了电话，周子敬说了两个字。

形式也得做。他立即电话召来几个副校长商量。几个人把事情摊开，拉出教师代表名单，由高歌去广播通知，聂认真和办公室主任去收拾会议室。周子敬留守办公室等待来宾。

领导未到，电视台的孙刚和刘清先到了。孙刚和刘清都是实验中学的家属。孙刚是记者兼摄像，刘清负责灯光和勤杂，说白了就是电视台的勤杂工，跑腿员。二人把摄像机扛到楼上，就到周子敬处报到。

周子敬恭敬地让座问好，忙着给二位拿水递烟。

孙刚说，周校长，你别客气，我们都是学校的家属，这些工作是我们应该做的。本来计划十点过来，那边还有个节目，书记县长过来慰问，把计划打撒了。也好，一趟成，领导走后咱就开拍。

周子敬说，你们俩看着办吧，节目学校都安排妥了，先拍哪个后拍哪个等会儿让高校长统一调度。我就不过去了，这边事情也多。

孙刚说，待会儿还有一个记者要来，最后有项对你的专访。

周子敬说：专访啥哩，就那几句话，我都没啥说了。

周校长点子多，谁都知道，还能难倒你？孙刚拍了两句。

正说着，电话又响了。周子敬伸手去接。电话中说，书记、县长马上到了。孙刚和刘清赶忙站起来，扛上摄像机走下楼去。周子敬也忙下楼迎接。

两辆桑塔纳一前一后驶进两只巨手拥抱下的校园大门。书记、县长从车内钻出，周子敬、聂认真等忙上前握手问好。在学校主要领导和县委县政府陪同人员的前呼后拥里，书记、县长慰问教师的活动开始了。

初二（3）班教室，聚光灯在刘清的调试下，锃明灿烂。林砾站在讲台上，那身水青色套裙在强光作用下夺人眼目，套裙包装下那副白里透红的并不年轻的脸庞，犹如绿丛中盛开的一朵石榴花。按计划，初二（3）班的活动题目是“献给老师一句话”。什么话呢？无非是“老师像园丁，辛勤培育着一株株幼苗”啦，“老师像雨

露，滋润着少年一代茁壮成长”啦，“老师像蜡烛，燃烧自己，照亮别人”啦，“老师像太阳，温暖着每一颗稚嫩的心房”啦，诸如此类，人人说，年年说，同学们早背得滚瓜烂熟了。听这些话，有什么积极意义呢？林砾又想起刚才在楼下孙逊说的那番话。那番话是孙逊无意中说出来的，林砾却受到很大的震动。看来，她工作中还确实有不少缺点。一个有不少缺点的人怎么可以接受同学的颂扬呢？学生应该尊师，但“尊”不等于“吹”，不等于“捧”，不等于“拍”，何况，林砾也最讨厌拍马溜须那一套。那么，让学生说点什么呢？对了，帮老师找找缺点吧！教育改革，改什么？改的就是教育方法，改的是教师的观念。想到这里，林砾面带微笑，朗声讲了起来：

同学们好，今天是第二个教师节，县里的领导、电视台的叔叔都来给老师们过节来了，同学们也早提足了劲，要为老师献上一份心爱的礼物。在此，我向大家致以真诚的感谢！

说罢，林砾向同学们鞠了一躬。教室内立即响起一片掌声。

林砾接着说：

关于“礼物”，同学们已经准备好了，老师也基本能猜得出来。刚才在楼下，同初一（2）班孙老师聊了一阵，使我突然又改变了想法。请大家将“礼物”调一下包，将献给老师的那句赞美之词改换成“和老师说句心里话”，副题是——老师，我要批评你！

林砾说着流利地在黑板上写出了标题，转过身来接着说：什么心里话呢？就是批评老师的心里话。学校不是真空，教师也不是圣人，谁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不足？请同学们给老师提提意见，找找缺点，对老师对同学们都有益处。而这，也正是老师最想要的“礼物”。大家想一想，哪个同学先给老师献礼呢？

林砾的一番话，说得同学们都愣在了那里。原先准备的内容一下子用不上了。“调包”也罢，还得是批评老师的话。这是哪儿跟哪儿的事儿呀！自古都是老师批评学生，哪有学生批评老师的道理？你是不想混了吧你？林砾的话落音半天了，仍是没有人要说。教室内很静，在灿烂的光照里，一张张极其严肃的脸，犹如一朵朵向阳的葵花。

林砾想启发大家：同学们认真想想，老师平常在工作、待人、

说话等方面都有哪些不足，处理班务有没有偏见，教学方面有没有漏洞，哪些话伤害了大家，有没有冤枉过同学。说什么都行，只要是批评老师的话，我一定虚心接受。哪个同学先说？

莫雅想举手，看了看周围的同学，又放下了。

莫雅同学说，你是班长，带个头嘛！林珠将了莫雅的军。

莫雅站起来，迟迟疑疑着说：老师，您真的没有缺点，我们拿什么给您提呀！

林珠笑着说：每一个人都有缺点，老师哪能没缺点呢？是不是同学们不敢说？请放心，老师不会跟大家记仇，是老师让大家提的嘛！

不料，谢兰兰“哇”一声哭了起来。老师，您不该出这么个题目为难我们，我们实在找不出批评您的理由。为了我们的学习，您连饭都顾不上吃；为了班级纪律，您苦口婆心，磨破了嘴皮；为了我们的进步，您鼓励我们，鞭策我们。您对我们的关爱，胜过了父母，我们批评您什么呢？林老师！

就是，林老师，您太善良了！

林老师，您对我们太好了！

老师，您应该注意自己的身体！

老师，收回这个命题吧！

教室内霍然大乱，同学们议论纷纷。

林珠措手不及，连忙制止大家：离题了，离题了！同学们静一下，静一下！

这时，后排一个女生举起了手。

蓝翎同学，你说。林珠示意大家认真听。

同学们把目光一齐集中在蓝翎身上。

那个叫蓝翎的女生站了起来，想了想说：林老师，我给您提点意见。您对我们要求太严了，说话太武断，希望您不要限制我们的爱好，还有，能不能对差生降低些标准……

没等蓝翎落座，一个男生忽地站了起来。蓝翎对老师的批评不对，凭什么要对差生降低标准，还叫一视同仁吗？

就是，要求不严纪律还能保证吗？

老师怎么武断了？

几个同学一起攻击蓝翎。

林砾马上制止了大家。同学们静一下，让蓝翎同学说完。

蓝翎望了一眼林砾，说，完了。就坐了下去。

林砾走下讲台，步履轻捷地来到蓝翎的桌前，深情地拍了一下蓝翎的肩膀说：谢谢你，蓝翎同学！转身款款走上讲台。

同学们，蓝翎同学对我的批评很对，很诚恳，提的意见很有道理。过去，我的确有些恨铁不成钢，对大家苛刻要求，作业量太大，限制了同学们的爱好，而且也伤害了一些同学。我诚恳地接受蓝翎同学献给我的礼物，同时也希望大家向蓝翎同学学习……

摄像机围着林砾绕来照去。

林砾没想到会弄成这么一种局面。既做之，则安之，管它呢！播不播无所谓。至少，从这次活动中她悟出了许多。

送走书记和县长，周子敬到教学楼上转了一圈，问了几个班级的节目情况，就返回了办公室。记者一会儿还要对他进行采访，总得准备几句吧！虽说就那么几句套话，你也得有个 ABCD 呀！当然不准备也没关系，说错了，摄像师重拍么。现代的舆论宣传，谁不是只拣好的说？就连公开自诩为民主人权的美国总统不也是爱听好话吗？识时务者为俊杰，无缘无故，没人愿意得罪你，何况两个家属记者呢！

周子敬拿起笔，想了片刻，便在稿纸上写起来，写写改改，觉得差不多了，又将其抄在记事簿上，这才静下心，呷口热茶，双手抱着后脑勺，半躺在转椅上冥思。

周子敬爱思考，该想的问题太多了。比如这教师节的宣传问题、比如对他的采访问题、比如两三年后的退休问题、比如下一步的建设问题、学校改造问题、经营问题、办班问题、择校生问题、中层竞聘问题、职称改革问题等等。凡是学校的问题，他都得想。一校之长嘛！

想了一阵，周子敬直起身来，看看表。十点五十分。他估摸着班级的节目差不多应该拍完了，站起来，正准备出去看看，孙刚、刘清又走上楼来。

周校长等急了吧？孙刚说。

急什么，还不到十一点嘛！来来，屋里坐。周子敬永远的热情。

咱抓紧拍吧，中午还得赶回去制节目。另一个进屋的记者说。

回去什么？咋说中午也得在这儿吃顿饭。周子敬说着拿出几瓶纯净水递给他们。

饭肯定不在这儿吃，周校长想喝酒，回头我请你。孙刚接上话。

说着，也就准备开拍，孙刚录像，另一记者采访，刘清打杂。

说什么呢？尽管周子敬胸有成竹，仍做全然不知地问。

轻车熟路，就那么几句话，对周校长还不是小菜一碟。孙刚摆弄着摄像机说。

我问几个问题，问到什么您说什么，说错了可以重说。开始吧？

记者：今天是第二个教师节，请问周校长，实验中学是怎么欢度的？

周子敬：学校对第二个教师节非常重视，几天前各班就排练了节目，学校专门召开了教工代表会，出版了教师节专刊，给教工发放了纪念品，班主任还向各班学生宣讲了教师节的来历及意义。

记者：请问周校长，您对教师节是怎么认识的？

周子敬：1985年1月21日，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决定，每年9月10日为我国的教师节。教师节的设立标志着党和国家对我国教育的高度重视，对教师的高度关心和爱护。教师是发展教育的基础，教育又是国家繁荣壮大的前提，没有教育，就没有人才，没有人才，国家就无法快速发展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设立教师节，不单在教育本身，而是我国经济发展、长治久安、建设高度文明和谐社会的治国方略。因此，无论教师，还是社会，都应该高度重视教育，重视这个教师节。

记者：……

周子敬：……

采访持续了近四十分钟，结束时，已接近十二点了。周子敬一定要留记者们吃饭，孙刚几个坚决要走，说一方面还要回去赶制节目，一方面台里不让在单位吃请。周子敬留不住，就说：那好，这顿饭暂且寄存在我这儿，遇机会大家再过来。不过，我还有点小小的意思。周子敬说着打开柜子，拿出几盒茶叶。特级黄山毛峰，一人一盒，不能再推辞了，小意思，收下收下。

孙刚几个只好收下茶叶，一路说笑着回台里去了。

二年级语文组在办公楼三楼南头，两间办公室内，两排并列摆着六套办公桌椅。林砾的办公位置在进门里侧。杨丽英、谭笑笑、赵一贯、樊玲已经到了，不知正在议论着什么。林砾一走进办公室，就被谭笑笑盯上了。

林老师，你们班的节目怎么样啊？我怎么听见有学生哭了。谭笑笑转过身来问。她们班上午也录了节目。

不怎么样，我们班的学生就那德性。脆弱！

那也不能录着节目哭起来呀！要是我，非得狠狠批他们一顿。谭笑笑气不忿儿。

听说你临时将内容改了，什么绝招呀？赵一贯说。

这是事实。一年级孙老师跟我提了乐乐的事，使我陡然想起自己的过错，就来了个急转，让学生对老师提意见，没想到，砸了。

我们班的那个节目也不理想。这学生也真是，一到事儿上就怯阵了。谭笑笑既像表白，又像在宽林砾的心。

你们的节目没问题，孙刚一剪辑，再怎么也能剪成一朵花。赵一贯开玩笑。

话只要从你嘴里说出非变味不可。谭笑笑堵了赵一贯。

杨丽英在批改作业。

樊玲支着耳朵听。

杨丽英是位年长的教师，整天严严肃肃的，像个老大妈；樊玲却是个小姑娘，刚上班两年，什么话都插不上。年龄相近的只有三人，林砾、赵一贯和谭笑笑。赵一贯比林砾小两岁，今年三十八，又是个男性，所以常跟林砾和谭笑笑开几句玩笑，真真假假，褒贬贬褒，谁也不跟他计较。说就说了，过后哈哈一笑，完事。谭笑笑今年三十六，性格外向，侠胆仗义，自诩为林砾的铁哥们儿。一方面，早些年林砾为她介绍了孙刚；另一方面，刘清、孙刚同在电视台，所以两家也就自然近了。至于庄重，是本组资格最老的教师，也是最古板最内向的一位学者。他通览《五经》、《四书》，读过《老子》、《天书》，常常不说则已，开口便是“道可道，非常道”，要不就是“车同轨，书同文，行同伦”。这不，几个人正说

着，庄重进来了。

庄老师，这大过节的，还穿这件中山装啊？谭笑笑望着庄重说。

这叫艰苦奋斗，懂吗？赵一贯心不在焉地说。

庄老师这品质，现代人理解不了。林砾也搭上了腔。

富润屋，德润身，道润心。庄重不冷不热丢了一句。

庄老师，“富润屋，德润身”《大学》上有，“道润心”您是从哪儿弄来的？谭笑笑问。

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。庄重又撂下一句，拿起一本书走了出去。

谭笑笑朝大伙笑笑，没再说什么。

《美丽的大脚》再现实验中学多功能厅时已是下午五点了。这是教师节的最后一个项目，也是为老师们安排的唯一娱乐项目。学校从电影公司租来了《美丽的大脚》拷贝，在自己的放映室（多功能厅）播放，既省了钱，又组织了活动，教育了老师，一举多得。

谭笑笑不想看《美丽的大脚》，美丽的大脚没有她的脚好看，况且，已经在电视上看过了，重复性欣赏，她历来不情愿。国家还不让搞重复性建设呢！可学校要求老师们都看，谭笑笑就不得不请假了。

组长，我请个假。谭笑笑对林砾说。

谭笑笑请假我也请假。赵一贯将了一军。

你还是个男人不是？谭问赵。

赵一贯笑笑：这叫暗度陈仓。

谭笑笑不解。

林砾说：还点名呢，看一会儿再出来得了。

谭笑笑叹了口气，跟几个老师一路说笑着走进多功能厅。

多功能厅在图书馆二楼。原来叫电化教室，或叫放映厅。这年暑假，周子敬对其进行包装改造，舞台向前扩了十米，门窗换成了锰钢和有机玻璃，地面、台面铺上了进口高级宝丽板，还更换了节能的吸顶灯、皮革座椅、落地窗帘、双温立式大型空调以及新式电器等。几十万下来，电化教室便成了融演出、播放、讲座、公开课、大型会议一体化的多功能大厅。